第二十五卷

世系部十六

尚論一

許由 舜廟碑 龍逢比干碑

首陽碑 伯夷 武王伐紂

周公 管蔡 懿公鶴乗軒

孫叔敖 鮑叔牙 延陵十字碑

子產 孔子 澹臺滅明記

伍胥銘 伍大夫贊 范蠡

豫讓 商鞅 屈原弔文

辨騷　荆卿　過秦

項羽贊　桃花源　漢高祖紀

張良　武帝　蕭何

四皓碑　周苛碑　屈原記

亞夫　司馬相如　張騫

卷二十五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世系部　尚論十六

許由　唐柳　識

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生清靜天地全性出於胚渾入於鴻濛雲遊鳥還翁鬱和風當時帝道已半滋章欲採大樸散於人未散於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全心堯齋公器退然見推遇聖相感不得不知耳雖濯於清流道終播於無窮所謂春膏時蒸朽葉自滋先生含德唐

堯發之穎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日卑且聖主所
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讓終廉能
感俗道自爲功任應會之偶然生垂後之清風人登雲
嶺多憶箕潁猗與先生山水齊名

舜廟碑　　唐張謂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於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
節而固讓之羲仲和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於天天
命歸於帝帝盡善也我其試哉由是賓於四門納於百
揆星辰合慶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於內堯之九男
服勤於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金大報天

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後文惇俗
也貴德尚齒優賢也於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
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鱉衆乎咸若無爲而治其聖
也與夫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室
其嗜欲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
則藜羹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顧禮經娶一姓矣自
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
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歷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
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嬰於樊籠其去也脫於桎梏
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蛻此

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爲漢賊當鼎易之時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誇羣雄猥以漢魏之間輙同堯舜之際此河伯不知夫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也古人云堯以義終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爲世教游夏之徒豈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誕爲禹所放曲士之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嶷北麓三湘南涯帝之遺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荊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先聖不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宇文大樹風教小康黎元相岡巒移棟宇前谿林莽得爽塏之地焉下指城隅見祈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徵閟宮靈降娥英近侍稷契旁

趨則歌南風覲東后朝衆聖會羣臣則知湯武不歌升
堂自愧於廊廡之下高光不敢及戸退慚於闔闥之外
成康文景帝所譏焉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
慕作頌於清芬勒文於玄石

關龍逄比干廟碑　明李夢陽

雙忠祠者祠龍逄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干墓
百里而近祠逄者何逄干儔也又邑有村曰龍相龍相
人掘地而獲石文曰龍逄云雙之誰知縣杜子開也大
之者伍疇中也伍侯之來也詣祠謁覽焉而嘆曰是尚
不足以恢恢耀乎乃茲猥焉卑也竊聞之標迷者必顯

其臬成大者罔卹其小故欲啓遐詔來必有闡名攜實於是藏工庀物度時節力厥祠是新崇其堂室峻其垣墉浚池蒔木旁屋翼如財靡帑出役罔農妨再閱月而祠成起瞻壯睹望之歸如枚枚渠渠於是二忠哲者知之過之欷以悲曹者問之知黷焉内摧逐臣放子過之涕滔滔垂亦有額泚而赤者車將過而轅爲之回也斯伍子之績也或問逄干之事於李子曰余曩道朝歌之墟蓋數謁干墓云及靈寶西南又望見逄墓於心實摧之不自知涕滔滔下者也然諜記備之聖者述之余復何說矣曰干於紂無去之義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

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逄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悟也斯殺身從之矣有君而不有身者也傳曰見危授命當是時暇戚戚疏計哉曰三代異興而同亾周之亾也稽首奉圖籍西向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天下横議横議則從横行從横行則亂賊肆而貞純匿故蘇洵者從横者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鷃雀與孔鸞長短邪故禍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設使干有術亦効秦揣摩捭闔以誘之邪誠使揣摩捭闔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國君爲禹湯邪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曰若是

則於辛惡來胡久於人朝李子曰夏商之亡以仁周之亡以俗俗壞於從横從横始於横議横議由於文弊故言從横者必洵者也禍天下者也

首陽山碑

唐皮日休

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爲貞澹然氷玉不足以爲潔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况當世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

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迹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乎以臣於周則周召之烈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應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伯夷　　唐椰　識

洪河之東兮首陽穹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餒在其中

偕隱胡爲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兮來何依去何止掇澗溪之毛薦精神而巳初先生鴻逸中州鸞伏西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文武謂墨縗兮胡顏一叱兮忘饑若有誚兮於巖之闕豈不以冠敝在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聖之純嘏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之所恤者偏矣當昔夷羊在牧殷綱解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噬兮鬼孽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於是二老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況乎旗錫黃鳥珪命赤烏俾荷鉅橋之施俾申羑里之辜故能山立雨集電掃

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礪於武庫九騣伏轅於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旣而溥天周土率土周人吁嗟先生迸將奚臻萬姓歸仰兮獨鬱乎方寸六合莽蕩兮終跼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憮心而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雖非與道而保生乃最爲臣之不二

武王伐紂論

明方孝孺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

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爲簡畧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搆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徇疑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文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

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説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王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

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旣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公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强臣凌上者葅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實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周公　　明翁金堂

聖人之自處一天而已矣天無私聖人亦無私有私非聖也行胸臆快恩怨私誠甚矣而善存形迹巧避疑謗庸得爲公耶管叔者周公之兄也管叔之謗若爲公讐矣公親總六師竟致之辟犯僇兄之迹而不嫌涉報讐之疑而不恤且時耇俊滿朝若奭若望咸可禦侮稍知自愛者必委而避之惟公不避斯公之所以爲聖矣公之身非已身也周室之身也管叔之謗非特禍公固禍周也然則叔也在公爲親而在周爲讐矣公不讐之耶鴟鴞未作風雷未變公則居東非不能剪叔也亦非避

謗而不剪也冀其悔禍而全之固此公心爲之耳既而惡盈罪彰禍且及宗社矣懷嫌坐視稍能忘私者不爲而公忍爲乎時適王心悟矣惜猶未悟吾知公且起而任之矣懿親流言元輔遜避民志其幾搖也公終弗起民其將謂公何公亦將如宗社何東征之行固斷非公不可者公之言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噫弗辟既無以告矣弗起又胡以告耶公之出處公不自疑而時亦信之狼跋之詩破斧之詠果何期而得此耶矧其得否果足爲公輕重而公亦果視此爲出處者耶公無論矣後之藉公者吾則惑焉叔牙之酖猶爲可爾常山迫

遜於乾明秦王彎弧於隱刺而動自解曰周公是耶非耶嗚呼公不避謗而亦無當時之謗顧有口實於後世焉吾於是而不能不爲公悲也

管蔡

明郭子章

管蔡之事據詩書所載一則曰鴟鴞鴟鴞一則曰破斧破斧一則曰違王命噫嘻何太甚也管蔡者周之頑民殷之忠臣夷齊之流匹而文王之孝子也獨恨其所以處殷周之際未善耳其以殷畔非畔也以復殷也武庚故主也紂雖無良武庚未聞失德其父可誅其子可立不立武庚而自爲之此管蔡之所疑於武王也文王內

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管蔡所習見也其父之所爲如此其兄之所爲如彼管蔡籌之熟矣復故主忠也守父之節孝也反兄之爲義也故不顧弟姪而委心武庚事雖未就志足悲矣周鼎已定殷灰已燼成王之慧周召之智俱未可以一舉而遽得志故爲管蔡者欲守文王之貞莫若跡泰伯箕子之爲夫泰伯之之荊蠻也非以天下讓也亦終其身臣殷也箕子之之朝鮮也非欲存殷也亦終其身不臣周也故爲管蔡者舍周而遠遯則天下後世庶幾有諒其心者矣傳稱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

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則姒之所以教管蔡者當無異於武周也而必以武周之伐商者爲聖以管蔡之輔武庚者爲不類可乎管蔡不幸誅耳使其輔武庚滅周後之作史者又惡知不以武庚爲少康以管蔡爲忠而以武周爲逆乎故凡訾管蔡者類以成敗論也嗚呼新莽欲簒漢也其子宇不以爲可朱溫欲簒唐也其兄昱不以爲可故夫天理之在人心卽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可得而滅者彼管蔡者卽不類吾以爲宇與昱之儔而已

懿公鶴乘軒

明梅鶚

亡衛者君也而所以亡衛者亦臣也此其罪不可以偏蔽矣夫衛國狥於一禽之好而縱以失民衛人嗛於一眚之微而懟以忘君使民懟上者衛君之過也使君亡國者衛人之罪也有君不謹有臣不令君不式道臣亦不式義耦俱無善以相接而君臣駢死以爲天下咲嗚呼可悲也夫衛君之過蕭郁二君論之詳矣請得拾其遺說而責其臣也人之言曰國人受甲而有使鶴之言由懿公好鶴而有乘軒之失則是國人之懷懟也有辭而衛君之過誠爲不免也然吾聞之天尊地卑君臣定

矣戴天履地無所逃矣天威在邇羨墻如見其志義明
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其赤心可破而視矣故夫國於
天地也其存有與之立其危有與之亡朝有世臣國有
大姓亦曰後人之顚覆迷亂則匡救之若使舉事一不
當而遂不保其幼孫有庇遽以虐而棄之則夫滎澤之
後雖曰懿公玩一禽之細娛而離元元之情義玷三樽
之崇嚴而遺周行之詬耻然嘗卽其遺編而致不過以
鶴貫罪而非有及爾偕亡之怨也非有十年十一戰之
惡也非有斬艾其民而用之日之暴也縱使湯武復生
而舉法於上必將敎之不改而後誅之而衛人乃以一

懟而亡之曾不念乎衛之爲國也康叔開拓之武公培植之英賢之君六七作更四百餘年所以養老慈幼生生死死於天地覆冒之內日月照臨之下祖宗在衛血嗣在衛墳墓在衛壇墠在衛生者享衛之土利死者歆衛之禋祀其感戴於上者爲何如而圖報於後者爲何如愛其屋者及其烏思其德者封其樹而況其苗裔乎情然喪志於羽毛之好則有旅獒之訓在所當諫也猝然震惕於邊境之來則有采薇之歌在所當率也敢問衛之臣子百官箴其闕而袞職有補者誰與端委於周禮盡職於諫垣者誰與三風十愆之訓警欬於吾君之

旁者有幾不物不軌之誨規瑱於吾君之耳者有幾進無孟子之言退無牛邯之論智不能諫也勇不能死也内則棄君於惡外則敗君於災安樂享其祿位而危難敗其城池嗚呼悲夫衛人之不道何以至此極也吾觀熒澤之役蓋衛人之大變而懿公之大震也城守而出呼其大夫而與之以矢即越勾踐嘗膽之訣也呼其夫人而與之以繡衣即齊百年留玦之哀也其神魂之悲怖意氣之悴傷誠可憐也爲國人者奮桂厲之不知勵狼瞫之見黜沬血飲泣爭前死敵以自獻於先君鶴與國人則必有分矣夫何大河之濱禽獸羣而爲國安不

可與居而危不可與死德不可與縛而怨不可與磯衛君以四百餘年之在人心不能釋民一鶴之怒而衛人以一鶴之怒遽以怒而報其四百餘年之大恩臨敵而無戰心據甲而懷懟志將不死綏士不揚徽誓其御則曰今日之事我爲政也號其大夫則曰臣之車則不辱君避也或執氷而裾或喪馬而求或鼓衰而不起或棄甲而先犇秉公旗者不肯避其下道在公右者不能爲之取水大小同謀必使其君往遺之敵以過其不令之心其愎惡之甚一至於此卒之一念之烈鬼神臨之報虐以威上帝不赦罰之於熒澤而師徒撓敗罰之於距

河而遺噍七百自古滅亡之慘未有若衛人之甚者蓋其不忠不義假手狄人是以懿公之首雖離衛人之元亦喪懿公之血雖玄衛人之首亦黃懿公之社稷雖墟而衛人之宗祀亦敗其是非得失之迹見於前而禍福成敗著於後如此試使乘軒之鶴比而論之則方其安也鶴食大夫之祿而我亦食士之毛及其危也鶴無死君之節而我亦有忘國之慙是在懿公之好鶴不過童心之玩物而在我則果爲賊心以制其上矣在懿公之誅已未必甚而在我則自喪其眞無異於禽獸矣曾何乘軒之耻而懿公之慙也哉亦何懿公之慙而蔽罪之

深也哉雖然天有威命人有秉彞豫州之民何世濟其兇頑耶罪君之好鶴而不知已之喪君其罪爲尤大耻母之召猳而不知已之弑母其耻爲尤深衛之臣子若以崔山君之睫視之其猶靦然人面哉吾獨以弘演爲人矣不然豈其存也獨無使鶴之怨而其敗也又有納肝之忠哉茫茫土宇不云隘矣總總黎庶不云少矣政以養之而僅得一人焉其政善耶其政惡耶龍亢於天虎鬭於野而所謂一人者曾不比玄裳縞衣之寵也其君安耶其君危耶嗚呼此蕭郁二君所以嘆息痛恨於懿公者也而愚何知焉三復斯言寄兹一慨

孫叔敖

明焦竑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爲鎭費補之士尹得漢延熹中碑書是事徵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荘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忼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卽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境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卽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

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
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
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
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
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勝聽者安得
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徵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
敖名

鮑叔牙　明王世貞

鮑叔牙輔桓公以入臨淄而遂有齊於功臣無兩矣知
管仲之能覇公故晉公之讐而不疑知巳之不如管仲

故其爲之下而不辭知仲顯也下仲微也桓公之得稱覇首也管仲之得稱覇者師也誰爲之叔爲之也天下歸功於桓公桓歸功於管仲而叔獨退然而不居嗚呼明此而晏嬰明此而子西而爲之君者亦庶幾

延陵十字碑　　明繆昌期

自獨孤及之論吳季子謂其以讓國生亂而胡康叔之傳春秋輒從臾其說以傳於夫子書名之例後世治康侯家者至以札爲戎首而呻呻詈之不置嗟呼春秋之時臣弑君子弑父以跳踉恣睢於天下者不可勝誅夫子不唯賊是仇而先紬讓王之公子其何以勸蓋康侯

之支離其見而申商其筆至此然而君子惑焉以春秋之不稱公子而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辭也至季子卒而夫子手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於今豐碑不墮綠字長新而吊古問奇之士過其墓下猶低佪留之不能去噫康侯能以春秋微暖不白之指繩人以三尺而安能掩此麗牲之片石壠頭之十字哉且吾聞之碑墓非古也自夫子之於延陵季子始也夫夫子何以碑季子無以其遜國高子臧之義與三讓有泰伯之風與掛劍不忘徐君之誼與葬子合先王之禮與聞樂知六國之興衰與歷聘翩翩著閎覽博物之稱與

之數者顯節也姱名也當世能道之史冊能記之而烏用碑凡碑者表也表厥幽也夫季子之隱慮在家庭骨肉之間而其潛德至行在乎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於墓而不居其實茲兩者季子之苦心調劑而不可以告人人弗知而夫子獨知之者何也諸樊之遜季子非其心也上迫於先王之命下迫於國人之望而姑爲是以餙觀聽也不然彼既儼然南面以稱孤矣而其臨沒遺言欲授餘祭次夷昧以及季札立嫡乎立賢乎且何以知札之死必夷昧後也何以不言嗣札者何人也札之後當有吳國者嫡乎賢乎序乎其端愈紊

而愈不可測當是時札之爲札也亦難矣故不得已而退耕於野以絕吳人之望若曰兄寔與之而我固捐之身有叔齊之節而兄不失伯夷之高此季子之心也至夷昧死而吳事又大變矣僚之貪而愎也光之狡而忍也其人躭躭焉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位也使季子一日有國而窟室之慘不中於僚而中於札必矣光之借札以辭也非爲札地也札如聽之而專諸之匕首又將轉屬焉勢也札自是終身不入吳國矣若曰兄之子固子之而我寔遜之身有泰伯之讓而兄之子不失武王之業此又季子之心也故曰子其兄以讓而

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於慕而不居其實也其立節顯
而用意微其抗志嚴而行權巽其可取而不取也似愚
其不可取而不取也似智其三更暴主而不見忮也以
爲得老氏之杜機其一正自守而不見淄也以爲据先
王之大法噫若季子者豈後世一節一曲之士所可得
而擬者哉故夫子之碑之也稱嗚呼以吊其人稱有吳
以不奪其國稱延陵君子以不沒其志而季子有此不
朽矣然則春秋何以書名也曰名吳之臣以退夷也凜
然大防哉於札無以與也嗟乎泰伯之讓讓以賢也當
周德之興而吳以建季子之賢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

而吳以亡二君子之所處其有幸有不幸與而後之耳食者必欲以夫差之亡吳而穊其咎於季子夫季子辨六國之興衰者而寧獨不辨吳之將亡彼亦能爲季子而已矣

子產

宋蘇轍

子產爲鄭不以禮法假人凜乎其不可犯也將死戒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則鮮死水弱人狎而玩之則多死故寬難子太叔爲政不忍猛鄭國多盜然後悔之由此言之子產爲政豈徒寬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曰

惠人又以爲古之遺愛儒者由此意之故孟子言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甚者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此皆非子產之實蓋惠而愛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產則以禮法行惠者也孔子之說云爾

孔子　　漢司馬遷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

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澹臺滅明寓公堂記　明胡纘宗

昔周之季孔子講業魯齊之境中國之士峻拔自殊者大抵皆其羣弟子也當是時吳猶以蠻夷擯然言子子游躬跋山川而北學於孔氏其宰武城所自與以爲得人者曰澹臺滅明東游而寓吳今吳有澹臺湖及其墓是也夫子游孔門高弟也其所與即孔氏之流也夫子嘗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臺氏殆親及孔門者乎夫吳僻在海隅其君不得與中國諸侯會盟或者陋焉而

子游北學而得其精華子羽東游而樹其風聲其遺跡故趾千載而下使人有慨焉嚮往之際人知子游之開源於吳而孰知子羽之風亦不可誣也哉吳故有學道書院專祀子游而澹臺氏無聞焉某忝守吳旣復道學書院爰因佛廬之費口復刱金鄉書院金鄉固子羽之封也中爲寓公堂肖子羽像而嚴事焉復得宋賢之寓吳者曰尹和靖焞魏鶴山了翁遂用祔之旁列書舍以郡之良子弟肄其中而以孔氏之道相切劘焉庶仕者知所勉而學者知所勸孔氏之風其有興乎

伍貟胥山銘

唐盧元輔

善父為孝記曰父仇不與共戴天諫君為忠經曰諸侯有爭臣不失國當抗於宋鄭絕楚出疆在平為未宦臣在奢為既壯子坎壈伏節乞師於吳軍伍戰至郢先哲王建邦啓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為大義孔子立為大經子胥修為大仇騷人賦為大怨咸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超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內越祚又顛泰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且失公朝焉宴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齊矣蟹稻已奪於歲矣鐲鏤之賜竟及其身

伍大夫贊　明王世貞

唉哉乎乎不父不君壯哉胥乎能子能臣孝憤俠烈宫郢乃伸明哲沉幾沼吳益神雖然忠之餘足以鼓江濤而不能回其主智之先若質箸龜而不能保其軀要其心蓋以吳報父以身報吳使歿者不愧存者不孤嗚呼丈夫

范蠡　明葉向高

世以范蠡勝於伍員殆未必然蠡報君讐員報父讐事稍相近然而爲員難爲蠡易員無尺土借力於他人蠡則有越國焉與其君共患難者也會稽之役員以其勁

蹷越若承蜩然蠡不能抗也當是時句踐百死而無一生越之宗社百亡而無一存其君臣束手計無復之獨有行成之一策耳夫躬殺人之父而乞憐於其子世未有聽者其幸而聽聽而得奮其謀卒逞志焉此天之厭吳而昌伯禹之後也非忠於謀國者所宜蹈也使夫差不甚愚伯嚭不甚賣國貪之策十行一二焉必不聽越成即成而勾踐入吳不過甬東之纍囚耳必不得歸也即歸而吳毋伐齊毋連兵潢池舉國而聽貪蠡雖智必不能沼吳也凡吳之亡皆吳自亡非蠡亡之且以勾踐之憤用休息生息之越乘疲敝之吳苟有中智之士爲

之謀皆可以得志何必蠡哉吳越春秋著蠡諸奇謀大率如後世所傳六壬占卜諸術未見有必然之策至於嘗糞驗疾尤出無聊以越之强盛蠡不能悉力佐句踐抗吳使蒙辱至此反稱奇焉吾不信也人臣之義當國患難則宜早計不聽則宜去不宜姑徐徐焉以其國與君爲孤注而僥倖於萬一陳平之安劉亦大類此危矣危矣員謀楚則楚覆謀越則越傾寧獨忠孝其機權智畧春秋無兩矣屬鏤之賜蓋以死報吳而或以此爲負病謂不能如蠡之全身嗟乎此皆與於不忠之甚者也

豫讓論

漢賈誼

豫讓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之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子不爲報仇反臣事智伯今智伯死子何爲報之深也對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胡此一 豫讓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

商鞅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

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爲之懼矣

屈原弔文　　漢賈　誼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翺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

履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擢此咎兮誶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乎犬羊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辨騷

南朝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材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

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爲皆合經術楊雄諷味亦言
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
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
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
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
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
嘆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
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
辭也康回傾地夷羿蔽日一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
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

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
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
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
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
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離騷九
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
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艶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
寄獨任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詞來切今驚采絶豔難與
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
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

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楊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荆卿論

明郭子章

嗟呼荆軻之事無足道矣而所以使軻之不能竟售其志如聶政曹沫之所爲則丹自誤之也軻之言曰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當是時

太子業已遣秦武陽副之矣而軻必欲待客來俱何也彼固知武陽猾勇者不足與共事也夫其陳啚咸陽之日正咫尺縞素之候而武陽色變震恐終以敗事使荆軻逐王王環柱走武陽少鷙健與之夾逐豈不足以當夏無且之藥囊而竟不能張一空拳相搏也則太子促荆軻而輕用武陽之誤也軻在榆次論劍於蓋聶在邯鄲講刺於句踐在燕市酣飲於高漸離軻所與遊者非節俠之士則刺擊之夫未至之客庸非斯人之徒歟使丹當日少須臾無遣待其客至而與之俱則展啚秦陛軻必有以得志於秦王矣嗟夫天將畢六王一四海秦

王亦天幸哉丹之急軻軻之客不至武陽能殺人於髫齡而不能畢使於壯歲皆天也燕丹傳載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胸數之曰從我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轆轤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曰爲豎子所欺事不濟也夫秦王之欲聽琴聲軻之聽秦王聽琴聲鼓琴美人能以琴聲送計軻衛人不解秦聲皆天也不然殿上之七首不中筑中之鉛又不中慱浪之椎又不中故曰天之所與誰能禦之秦王

之不死天也而曾之句踐乃謂軻不講於刺劍之術彼惡知王者不死乎

過秦論

明楊　慎

有問於楊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以不仁而得天下矣孟子之言其不驗乎曰秦自孝公用商鞅富強之術而關中之力雄自惠文用張儀離橫之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併之說用天下皆秦矣然爲臣者功成而身喪爲君者業成而國亡其強也斯所以爲弱其智也斯所以爲愚嗚呼悲夫秦自始皇二

十六年庚辰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黿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於沙丘鮑魚腥聞乎四極矣胡亥越十七兄而簒立方欲極耳目窮心志而闇樂之戈已及於望夷矣子嬰討賊方平肉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親賔未及盡相勞而赤帝眞人已翔乎覇上矣計始皇之餘分閏位僅十二年胡亥僅二年子嬰僅四十六日不啻石火之一敲電光之一瞥吹劍之一吷左蝸之一戰南槐之一夢也湏臾之在億千稊米之於大塊實似之雖得猶不得也孔子曰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孔子之言觀

之聖賢之論卓乎不可誣何嘗不驗乎哉善夫蘇子由之言曰天厭喪亂假手於秦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隙納妾於秦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先亡矣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踈而不漏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以此推之秦初未始得也

項羽贊　明王世貞

力拔山氣蓋世喑嗚叱萬馬廢目重瞳劍如虹挺一奮僇守通八千人飛渡江蕪中原灰秦宮裂九宇爵羣雄於乎新安之坑僅可半白起之役軹道之誅未足酧六

王之一王旣負約而弑義高又負約而攻王王而俱絕命於大江之澨此固天巧之嘿會而區區腐儒者猶曰楚懷羣筴而自屈其力噫嘻

桃花源

唐李　白

昔祖龍滅古道嚴刑威煎熬生人若墮大火三墳五典盡散寒灰築長城建阿房幷諸侯殺豪雋自謂功高義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商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昇先覺矣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

謂乎

述漢高祖紀　　漢班　固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於楚爰茲發跡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粤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渙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乗釁而運席捲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越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張良　　明楊　慎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

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楊子曰程子之言迂矣張良此言正所以爲義也且張良之佐漢本爲韓報仇報仇者誰先則無道之秦後則不仁之羽也且秦之無道甚於商紂羽之不仁埒於嬴秦高祖之誅秦滅項何異於書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易所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乘此機不取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息肩乎程子之所謂義必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復熾則天下生靈死於干戈又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巳儒者立論何其迂哉

武帝

明顧充

建元之初首策賢良方正於大廷得一代大儒如董仲舒爲之首而秦儒出谷濟濟盈朝於是罷黜申韓蘇張之說憲章六學潤色鴻業遺文餘采莫與比盛帝於是時也如水未波如鑑未塵使其味仲舒勉強之言用申公力行之語納汲黯多欲之戒以奮其雄才大略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惜其狹小漢家制度而窮征極討神仙土木之事相繼逞欲李少君以却老用欒大文成以神仙致鬼用衛霍以征伐用卜式以輸財用桑弘羊以言利用張湯以舞文用張騫以遠使用而紛紛制作卒

成於數人之手由是封天禪土以期不死起柏梁臺作承露盤以冀長生凝神於蓬萊脫形於海上作飛廉觀通天臺高宇雲覆千楹林錯以招來神仙之屬覩犀甲則建朱厓聞蒲萄則通大宛欲善馬則遣貳師伐昆明則習水戰兵連不解肆意遠尋使百姓去室家之樂坐劍枕戟矯箭控弦以從役而匈奴亦創艾遂逃竄伏空幕南之王庭過之未嘗不哭信以爲威振百蠻武暢四海凌跨六合籠駕八表得志滿意無以加矣卒之瘡民而蝗國川血而山骸犀皮玳瑁不足珍蒟醬竹杖不足貴夷歌巴舞不足多而中國亦以虛耗雖法繁於秋荼

利析於秋毫百姓皆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不足以塡無限之欲壑如處頹屋面面皆風天變盜興不可救藥乃作沈命法遣直指使奮鈇鉞而並出以搏擊天下好大而大不遂喜功而功不成而文景之澤稿無餘潤矣且以鉤弋宮爲堯母門不監青蠅之罔極而俾趙虜亂父子巫蠱之禍京師流血僵尸數萬悲愴於思子宮之作向非本心呈露輪臺悔過明於知子付託得人其與秦皇相去亦何能尺寸哉

蕭何　　漢司馬遷

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及漢興依

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四皓廟碑

明蘇濬

余入商州過金雞原謁四皓先生廟崇以丘隴蔭以叢木為低回久之已而四顧垣宇傾頹不治將圮則為咨嗟久之因檄州大夫鳩工而新焉既成州大夫偕博士員屬余記其事余顧謂諸君若纍纍者贋耶真耶咸曰贋也其真者乃在商山余曰安知商山之非贋也余過商山之麓比其纍纍然者卽在隴畝中離村籬烟火不

十武而近也安知其非贗也夫真與贗曷論哉余觀秦之驪山漢唐之諸陵珠璣秘器錯落其間然卒剥落於巨魁椎俚之手靡有完其墟者先生以不朽之骨閟於深山而至今列墳以祀若馬鬛封然夫與其真而斬也孰與贗而存也諸君曰然則先生之出贗耶真耶余曰真也易曰鴻漸於逵又曰龍德而隱彼飛鴻出没矰繳不知豈不翩翩高致然人猶得而窺也神龍深蟄俄而九淵之下俄而九天之上世烏知真龍哉余觀留侯傳自始至終皆托之鬼神博浪沙中匿形於大壑老人圯上援籙於素書安知東園綺里非黄石公之儔耶今世

所稱子房與四皓書夙交綢繆猶可想見則其出也非爲漢也爲子房也夫以衽席之私情社稷之巨計諫臣爭之不得謀臣爭之不得而龐眉數言轉移若反覆手此其精神感動必在色聲之外而未易語人者如曰贗也即取土木形骸之徒而華其髮而峩其冠而盱盱然睢睢然以號於人曰吾黃吾綺猶以豢龍爲真龍且不可欺恒人而可欺高帝哉吾意其不烹則醢今夫物之可得而豢者必其可得而醢者先生朝而商山暮而漢廷朝而漢廷暮而商山徹侯不加鐵券不及絳灌不得而友漢主不得而賓回視赤松子之遊真若合券謂之

龍德而隱殆庶幾矣諸君曰然則延頸一語謂脅君父非與余曰此漢人語未易爲宋人道也夫延頸而死非真死也剖心而明非真剖也以詞害意甚矣末世之困於文也彼惡知真龍哉諸君適然於是相與酌黍酒薦紫芝因次第其語爲四先生解嘲云

周苛碑　　唐李觀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於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於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祖以新阨睢水圍而遽保滎陽楚人四面攻之內無完備憂難持久用紀將軍計而漢祖免乃命周苛寄後事

以禦外敵敵知其危併力蕩搖哀哀遺軍創痛如積雖授以利兵束以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堪也故城覆於項氏項氏毅然鷹瞬爨大鼎於宇下謂苛曰請封三萬戶爲上將軍軍之政自不穀而下及卒乘皆聽其所爲不從則烹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駭之曰吾聞不善人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泯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汝資之不即倒戈請命兵絕若傾汝死無日矣且秦政反道殲滅六國天人合怒噍類不留今若之業不侔秦而罪侈於秦不知天以陰騭與亡與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攻數克非若能也天厚其

惡惡厚將崩何得長哉項氏恚公之不屈而耻其責已聲如吼虎指左右捽公於沸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嗚呼糜軀糞於不朽不朽者立節立節者顯主主顯節立獨苟有之與夫由余授戈弘演納肝殊也初苛殺魏豹可謂無人薄我乃拒項氏豈非臨難不苟免耶覩公之雄果而史無傳記敢鏤幽石以承闕文

屈賈祠記

明王世貞

長沙有水曰湘水故楚屈平所自湛地至漢時賈誼出傳長沙王渡沅湘水爲賦弔屈平因以自悼云今蹟猶有稱賈太傅宅者以詢其里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然未

有祠記予嘆曰是昌以揚摧明德表厲風軌而廉起頑鄙哉其守土者曰唯唯謀出官之羨庀材而計之爲楹若干左祠屈平右以賈生配采籬芷酌椒水奠焉而屬予記其事予少也則嘗讀司馬氏史竊慨之矣夫士蓄志抯業慷慨而激昂功名之會何可言也或道與時左奉身綽裕之鄉而逃於是非之外以語其身可爾豈所以語於國也屈平繇公族事懷王王故嘍唶蘄斷子蘭上官又内誣斥指遠之陰變參五而愛怒謬盭夫抱皦皦之節兼卓越不儷之藝而欲求近亡害者此於勢固難也流涕遂放瀕死而益惓惓不忘者其意乃可悲而

法也夫懷王則何敢望文帝絳灌東陽諸公特椎朴少識熟馬上之故觀厥薄儒者豈亦習於內誣斥指之術哉賈生何媾此逐也賦所云鳳凰騏驥者似謂平不能晦跡量可乃其自謂然矣悲夫人臣欲輸忠主上保乂宗社憂深而慮長顯至哭涕大息至微或比物假訓者其於量身誠拙於國計何耶不量其衷而較其淺曰自夭於天年過矣過矣楚王重璧而聘莊生生去弗顧曰吾與曳尾而泥中之龜也莊生殆得全其天楚又何賴焉予故特祀二子祠之俾凡長沙之薦紳士與吏諸士者過而游以弔者惕然有懷君奉公濯行不涅之志焉

退乃惟所以失約諸聖賢之訓慎發善藏而道濟之至
徒以撫今而愴昔僅藉攄幽憂憤疾之思蓋二子之言
旣矣非所望於來者也

亞夫論　　明茅坤

古之所謂大臣必其身卑於匹夫而後可以擁四海之
功名察於幾微而後可免禍亡之及斯二者非學術不
足以持之學術定於中然後其心措而不亂足以勝其
重而制其變否則未有不災及其身者也條侯亞夫自
父勃從高皇帝起豐沛定天下以來諸呂相王而劉氏
不絕者如帶勃與丞相平計誅諸呂親握天子璽而授

之文帝當是時蕭曹已沒漢之侯王將相以功佐劉氏
者唯勃爲最勃死而亞夫復繼父爲大尉出將三十六
將軍以定吳楚之難吳楚不滅則膠東濟南淄川以下
五七輩幾不可爲非所謂挾不賞之功而擁震主之威
於上者乎而梁孝王帝之同毋弟也方吳楚之始圍梁
王急亞夫特守便宜以梁委之堅壁昌邑而不救梁王
幾没亞夫固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制吳楚之輕剽而
撓其後帝亦方念漢之不利不能不聽其以梁爲餌於
吳楚也吳楚平而梁王出太后毋子兄弟携手帷席且
歡且泣道其所以故亞夫之功日少而短日多而賞太

后請帝之封后弟王信盡所以悅帝亦所以自廣外家也漢興以來母后家往往如是亞夫不能徜徉浮湛其間而廼欲以法爭之爭之誠是也然梁孝王倚太后讒之於上信倚后讒之於下而亞夫欲以區區吳楚之功處於骨肉左右怨議之間正所謂以脂葦而投燎毛之原決千里之河而注之海日見其横且深也亞夫之在當時其所自處吳楚之功不可按考予觀其於帝之賜食獨設大胾不爲置箸而不勝其怏怏之狀顧上席借箸他日又買尚方甲楯以待葬則其素無學術以自持而一二驕僭之爲所不能免明矣彼景帝者鼂錯之所

教習以申韓刑名之學而以術數任臣下者也其爲梁
王后弟信之讒者必曰亞夫父子相繼定國難功多不
能盡封非以法誅之不可又不然則曰亞夫自多功驕
縱無人臣體讒一至而不疑再至則攘臂而起三至則
令人陰伺其過而法削之矣故以君臣之間賜食而不
爲置箸者以梁王與后弟信之讒既深特怒而察之耳
廷尉按買尚方甲楯而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
下非有所受於左右之指安忍附會其獄至是哉善乎
漢世之功臣而能爛然完名聲施後世者蕭曹子房陳
平三四人而已彼皆能爲黃老言而短少其術以自便

者雖非爲學術之至彼其中所持者亦深矣嗚呼以亞夫累世之功處乎梁王及后弟王信二三貴戚讒沮之間且不免於難況后世疎遠之臣而不幸有所獲焉欲其無危也得乎悲夫

司馬相如

宋蘇　軾

司馬長卿始以汙行不齒於蜀人旣而以賦得幸天子未嘗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邊虜也故眩而喜耳蜀多君子何

喜之有

張騫詰博望侯　　明張邦奇

博望侯張騫既失侯爲上言西域諸國所有欲以歆動上心得復使焉以爲功而復厥侯也太史公見而詰之其辭曰嗟來博望乎君胡爲富貴是覦而捐其軀越棄人倫而遠夷是圖匈奴險狠同兕貙羆筰昆明心性殊西夷越在西北隅君欲出之亦已愚西方昧谷日頭匿陰霾昏黑視莫覿崎嶇三池與盤石熱身頭痛行不得迫塞懸度天設阸下臨溪谷峻若壁沉而一跌骨細礫君胡以身蹈不測西域之人誕幻醜鄙狂笑唉舞喜而

兄與弟怒而豺與虎西域之獸犬狗封牛唁唁年年獲
猊挑扳視人若仇是其地非中國之所通也不幸而至
焉不可以爲恒也昔也君嘗一試顛躓艱危更十三載
而奔竄以回百人去一人來胡君不自恤而復求使爲
卜式輸粟居九卿相如獻賦身寵榮彼以輕易重且不
可而君獨以重易輕惡在其爲明耶今夫中國之民破
産氿居鬻妻棄子餓莩相望寇賊蠭起沃壤不賦大獄
不理棄而撇之以事遠夷不亦悲乎彼其駿馬翠䎘象
齒犀革大卵眩人銅錫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而必
求之誠捐何益剖身藏珠人謚爲愚彼之所殘僅乃一

軀而況匏身與家與國之需以覓侯封厥愚何如嗟來
博望乎君既若其身又失其所以爲臣亦獨何樂哉而
爲是紛紛於是博望侯泚顙頳顏若眩若迷舉手相過
俛而忸怩然惑溺之深終不能改其所爲也自是之後
天子益向西域好利之臣爭事之蓋始於騫之鑿空而
其迷不可塞矣悲哉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五終